

第一卷

龍會蘭池錄

宋南渡，汴郡中都路人蔣生世隆，年弱冠，學行名時，以韓蘇自許，凡天下名士，傾賞相結納。金逃將蒲興福，拜為異姓兄弟。興福仇家高琪兇虎索之甚急，世隆乃贖別於蔣家村。臨行間，以杭筆為約，各有詩贈，具錄於此。世隆詩曰：

水萍相遇自天涯，文武崢嶸興莫賒。
仇國有心追季布，蓬門無膽作朱家。
蛟龍豈是池中物，珠翠終成錦上花。
此去從伊攜手處，相聯奎璧耀江華

興福詩曰：
金戈耀日阻生涯，鵬鳥何當比海賒。
楚王不知伊負國，子胥怎放父冤家。
情深淵海杯中酒，義重丘山萼上花。
直到臨安桃浪暖，一門朱紫共榮華。

彼時興福百口家眷俱沒金都，惟興福寸鐵衛身，萬夫莫敵，後得投於世隆。時欲歸宋，又恐蹈於故轍，乃樹拓旗於蕉葦間，變易姓名，人莫知之。雖李妙真亦以敵相遇，橫行江上。閒居山寨，每有鴻鵠沖天之想，口記詩詞甚多，聊記一二附覽。詩曰：

九代簪纓顯大功，炮花煙散霎時中。
望門誰信無張儉，窩我公然有祝融。
鸞鳳何堪棲枳棘，蛟龍畢竟動天風。

又詩曰：
虎頭山寨勢威威，韓白英雄建將標。
江上老人恩未報，箕中亡命恨難消。
雲關不鎖歸鄉望，星帳猶疑趕早朝。
何日紫微開泰運，龍泉斂口贊蕭曹。

時金迫元兵，自中都徙汴。宋邊城近汴者，又迫金兵而杭。光州固始黃尚書復家，從眾南奔。時復受韓胄命，訓稿江淮。家中藏獲，一時瓦解。惟復妻暨一女同奔，名曰瑞蘭，年方十八，才色冠世。蓋初生時，家有楊妃蘭，獨豔一枝，異香經月。尚書執瑞蘭之兆，每以椒禁是圖，凡有求婚者，而不之允。至是遇難，彷徨草野，女謂母曰：「昔有黃公生二女甚美，詐名醜陋，卒無問者。今亂離中宜用此策。」乃塗抹似癩婦，往來莫有觀者，時夜宿荒村，口占詩詞，聊記其形跡云：

天驕肆馬下南都，煙火凌空淚寡孤。
燕雀問巢何處有，雞豚尋屋舊人無。
玉顏今信為身累，肉食誰能為國謀？
安得華夷歸一統，太平臣子共三呼。

世隆新築精舍，期通萬軸以魁天下士，平居自許曰：「大丈夫功名當玉彩，事業須韓，范，鷓鴣一枝，何足軒輊！」年已二十，玉猶未種。有妹名瑞蓮，絲亦不牽於人，蓋其心之所圖者大，匪夷所思。今倏遭亂，兄妹相攜而遁。夜宿林薄間，詩詞甚多，不能盡錄，聊記《虞美人》詞云：

生平不誤解鄉曲，燈下書懷足；老天作忠噴豺狼，萬萬千，鼠竄鬧彷徨。家山一夢知何處，兄妹淚如雨。何時玉燭再光輝，把我六親骨肉完璧歸。

又詩曰：
天步殷憂鬼亦愁，控弦百萬出幽州。
紅顏路上啼王嬙，黎首林間聚楚囚。
當國豪雄心作劍，邊城將校血成油。
何時天地能開泰，南北生靈喜不休。

金聞元迫宋，又防金兵馬縱橫。大散關上，瑞蘭失母，世隆失妹。適宋孟珙、趙方剋金兵，人定相尋，莫知去向。瑞蘭母，湯思退女，得世隆妹林下，偕往和州，世隆遍尋妹，「蓮」「蘭」音似，瑞蘭聞名，自石竇中出。一見世隆，方知其非母氏。諗詢來歷，皆逃兵人。世隆見瑞蘭有殊色，目送良久，曰：「不意草萊中有此奇怪，信所謂非習而見之者以為神矣。」瑞蘭見世隆容聲儒雅，亦見其芹泮中人，心其屬之。世隆疑其羅敷，語，實乃女子，約為婚姻，乃偕入浙。

瑞蘭徐行，口占一調寫懷。世隆聞之，歎曰：「吾只為卿有國色，不意又有天才。千載奇逢，問世之數也。」口占一詩以戲之，瑞蘭亦和之。

瑞蘭調云（《虞美人》）：

弓鞋小，徑路險崔巍。豎只應隨鹿去，燕孩安可傍鷹飛？事爭且相隨。鄉天杳，惆悵幾時歸？風打柳腰南北轉，雨催花淚長短垂。雲散月將輝。

世隆詩：
胡馬嘶風鬧北邊，好花散落石崖前。
喜伊千里來相見，愧我何當任二天。

琴上未彈鳳覓鳳，叢中自信雀逢鷹。

古稱樂重親知己，粉面休須暗淚漣。

瑞蘭詩：

冒鋒航躡遍山邊，觸目傷心步不前。

廊廟無人能捧日，江湖有我亦憂天。

孤行險逕因隨虎，鳥入深絲只為鷹。

回首鄉山千萬里，羅襟無奈淚漣漣。

於時世隆瑞蘭行向五關，一道坦夷。村居野宿，皆群官族。世隆於瑞蘭，但目成影望而已。至新安境，星散墜分一世隆獨攜瑞蘭荆山而南。時興福倚江行劫，路轉烏林，鉦鼓喧天，旌旗蔽野。瑞蘭計無所逃，竟欲自裁。世隆固止之，指匿蔽於樹中，獨向廳前請命。行三十餘步，中間主將則興福也。倏見間，投戈下拜。各道詳曲，且喜且悲。世隆乃向樹出瑞蘭，興福執義嫂叔禮見甚恭。瑞蘭固請行。世隆乃別曰：「君獨不識戴淵耶？」興福曰：「兄來，則陸機矣。何言期青蠅報市，會於臨安。」興福贖世隆金帛數百，指瀟湘鎮路最寧。世隆曰：「承教。」遂別就道。

世隆瑞蘭出芝山北路，雖康洞蓬艾森，世隆口占詩詞，挑瑞蘭野合。瑞蘭亦口占拒之。世隆迫於私，有無賴狀，蘭泣曰：「妾豈不近人情者哉！謔麻贈芍藥，胡為至於我耶？」世隆歎曰：「古人謂雞肋，食則無肉，棄則可惜，正予今日事矣。」蘭誓不允，世隆亦喜其執義之是，其時詩詞，聊記於此，以為有識者逆志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一枝芍藥出天京，板蕩誰為萬里城。

杜珏已能擒叛虎，張生安肯放孤鶯。

蒼麻帳裡花雙美，綠草氈中日五更。

莫待明朝萍水散，人從何處問卿卿。

瑞蘭詩云：

病腳崎嶇死一般，眼眶無盡淚潺潺。

鴛鴦野合顏何厚，蝨在風中骨亦寒。

我願愆期游洞府，君休設計斬花關。

若將再問玉珊事，龍女雙班入越山。

又世隆長短名：

君不見神女出高唐，暮雨朝雲戀楚王。西華岳裡注生娘，玉釵脫下付劉郎。又不見岳陽樓上何仙姑，洞賓醉裡戲葫蘆。十二珠簾花落盡，飛身便過洞庭湖。神仙自古盡貪凡，洞府誰能保萬全。伊人不是貪脂粉，伊人無奈惜芳年。可憐薄倖無相愛，有情終不似無情。車欲直，馬欲橫，鳳凰不肯笑相鳴。早知分薄空相見，曾似當初獨自行。獨自行，安得許多驚。獨行還得無擔累，獨行何有心如碎。心如碎，人成鬼，人成鬼兮正為誰？今朝擔帶許多難，今朝節節骨生寒。夢裡不知身是客，茫中還要戀虛歡。臨安三百里，一望石雲間。鶴去也，石台閒。石台閒，春色緣何得再看。天漢漢，路漫漫，安得神翁加撮合，赤繩囊裡赤繩纏。流水不推自然急，浪頭風送載花船。

瑞蘭調云（《朝中措》）：

日色映流霞，手爪亂交加。憶昔當年貴重，今朝錯落風沙。

紅顏薄命，路旁債主，眼下冤家。不謂今宵浪靜，鉦鏜怎樣催花。

還照問，方至瀟湘鎮。呂文德初為鎮尉，一方倚為金城。士民安堵，市肆行商多叢聚其間。世隆住瑞蘭於迎芳亭，遴得大邸，乃引瑞蘭入邸。邸居鎮央，主人則黃思古也。外設行房十餘，以待羈旅，內設大廈三所，以承宦族。每所琴棋書畫。花木芬芳。世隆喜其清致。不吝貨賞。駐足少頃，則有奚僮二人、丫鬟二人，爨湯設酒，奉承澡飲。時瑞蘭新浴出，蓬鬢鳳姿，分外逼人。世隆迎視欲狂，笑曰：「真所謂天下一女矣。」口占五言詩十二韻贈諸。奉酒間，瑞蘭亦占一律以復。至於酒聖酒賢、平原青州，絕不入口。世隆固強諸飲，瑞蘭固怯。世隆頓杯起曰：「計欲助海棠春睡耳，豈真以宰革啖宋萬耶！」亦不終席而罷。

世隆詩云：

主人思古黃，借我一仙房；眼下風塵客，杯中荳蔻湯。掩扉推繡履，倚几脫羅裳。雪貌消浮屠，冰肌覺淨涼。瓊花開后土，玉樹沃雲漿。妃子嬌無力，胎儀體自香。衝鋒疑未允，想象興何當。浪靜登仙鋒，煙開下客廊。牡丹新出水，天馬暗行疆。對面如千里，描情賴一觴。桃花心未動，柳絮性徒狂。安得何仙子，今宵醉岳陽。

瑞蘭調云（《賣花聲》）：

胡馬渡銀河，鬧動干戈。蒙君福蔭千萬多，此意此情終有報，君莫蹉跎。----送我歸鄉窠，媒結藤蘿。一生緣分屬哥哥。要把風花閒地設，這事難呵！

薄夜燈明，侍婢進安眠酒，世隆怒不沾唇。瑞蘭起奉，十分款曲。世隆曰：卿奉酒，乃范彈冠縷耳，豈真情耶？」蘭曰：「君勿太誣人。」世隆曰：「非誣卿也，正醉重瞳脫沛公計耳。」蘭笑而止。世隆曰：「死者復生，生不愧死，桑林美約，今亡矣夫！」蘭曰：「妾非輕諾寡信者，第以義有不可耳。」世隆曰：「何不可？」蘭曰：「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」世隆曰：「是何言也。生雀未射而卿鬪女，又於鼻頸微之矣。」瑞蘭語塞：「將身攜重寶，效蔡琰贖。」世隆笑曰：「吾儒家書中金屋車馬，等閒事耳，奚重寶為！」蘭曰：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何用妾之棄人？」世隆曰：「國色非書中有也。」瑞蘭覘世隆意篤，佯如廁，免脫東房。世隆忿不自勝，如焚如割，即房窗間諭以一歌。瑞蘭亦制一調以寬之。

世隆歌云：

生平不識亦風流，偶遇神仙下楚州。

人眼人間何處是，天然的礫掛心頭。

五關幸脫單于老，烏林又遇孫彪到。

伊人保護不勝多，擔盡千煩與萬惱。
今朝平步入瀟湘，擬將雲雨遍牙牀。
誰知酒後機心變，翻身逸走入東房。
東房門戶壯秦關，萬方挑戰盡空還。
心頭悸亂渾如醉，身上慌忙骨自寒。
嗚呼已矣蔣世隆。無限恩情一夢中，
有緣千里終相逢。人生爭似玉人身，
玉人身上不相離。暮隨帳裡溫香體，
朝隨鏡下畫蛾眉。當年恩愛欲何如，
今宵恩愛只如此。弓藏鳥盡竟何言？
惱殺牡丹花下死。花下死兮奈渠何。
奈渠何兮無奈何，窗前咫尺天涯遠，
唱破人間薄倖歌。

瑞蘭調云（《水龍吟》）：

強胡百萬長驅，邊城瓦解人如草。風流才子，桑林絕處，奴家作靠。一路扶持萬千，又脫烏林凶盜。這恩情許大，銘心刻骨，豈甘丟倒。---送我歸家下落，把全身從容圖報。一枝芍藥倍紅，百歲春光偕老。看人間野合鴛鴦，羞殺我，君休道。

世隆曰：「卿欲歸家圖，不惟劉備寬荊州歲月，亦張儀以商於誑楚耶？」瑞蘭曰：「豈敢為是哉。所以歸家者，正欲白雙親，備六禮，百歲咸恒，使君得為良士夫，妾不失為相門子女。私自擇配，魯姬所以玷於曾子來也。」世隆聞相門之說，訊其實，方知乃祖丞相黃潛善，乃翁尚書復。沉想良久，雖憐其流落，益自喜其佳遇，則曰：「崔鶯非相女耶？自送佳期，至今雙美。今娘子所遭之難固大於崔氏，而不念我耶？」蘭曰：「崔氏自獻其身，乃有尤物之議，卒焉改適鄭恒，今以為羞。妾欲歸家圖報者，正以此患耳。」世隆曰：「卿言乃鷓鴣啼耳。」蘭曰：「何也？」世隆曰：「行不得哥哥。」蘭曰：「無患也，至則行矣。」世隆曰：「決行不得。一至卿家，猶關葵守，因鬼見帝渴睡，莫敢強委命哉！」蘭曰：「妾自有處，何煩君慮。」世隆曰：「彼時亦不得自主也，沉重寶名重天下，求之者眾，生恐鹿走他人，徒負喬知之綠珠怨耳。」蘭曰：「君獨不識鍾建負我者哉？妾以此言告君，寧不三殿十九色於君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卿欲季乾，恐尚書不楚王何。」蘭曰：「妾籌之熟矣，保無恙。」世隆曰：「生今涸魚掉尾，寧待西江水以求活耶？」蘭曰：「採葉與自落，遲速無幾何。」世隆曰：「巧遲不如拙速，況事急矣，才說姑待明日，亦不可也。」蘭曰：「急客緩主人，千日亦須等待，安得荷劍逐蠅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如卿言，我絕望矣。」遂制《瀟湘夢》一詞以別之。詞曰：

笳鼓喧天，貔貅無數。玉仙子桑下相逢，再天懇怙。醜豺狼不諳光景，把親妹丟開忘顧。攜手向南行，看一枝好處。萬萬千千湊補，誰料風平浪靜，翻旗覆鼓。羅帶壯金湯，又把重門深固。千婉轉，萬婉轉，張目挺身，恁我怎生擺佈？何謂當日我如山，何謂今朝我如虎？不念我一途風露，好多辛苦。懷盡了山盟野誓，變盡了雲朝雨暮。看世上人間，唯有這個婦人銅肝鐵肚。天兮天兮何訴！從今割斷虛花債，明月三更，卿也去，我也東走，莫把有情風月，著這無情耽誤。再不回頭也，有這個冤家，花下都是黃泉路。嗚呼！一曲瀟湘詞，今宵懊恨為誰奏？送卿去也，永作欺人話譜。

瑞蘭聞其詞，且驚且喜，推戶出曰：「晉國亦仕國也，未聞仕如此其急也。」世隆曰：「既云仕國，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」瑞蘭曰：「其如玉盞下地何！」世隆曰：「桑海亦有田時，不必更多說。」摟以就寢。瑞蘭曰：「妾尚葳蕤，未堪厲越。願君智及而行之以仁，幸甚。」世隆曰：「謹領。」方會間，瑞蘭半推半就，羅襪含羞卸，銀燈帶笑吹。再三叮嚀，千萬護持。翡翠衾中，桃花浪轉，支左吾右，幾不能勝。腰倦鬢鬆，扶而不起，仔細溫存而已。頃之，漸入佳境。妙自天然，假非人間有者。雖蘭橋、巫峽、芙蓉城之遇，殆未能加於此。信是一刻千金，只恐春宵不永者矣。雲收雨霽，瑞蘭以妖娘瀆者指示世隆，曰：「不意道旁一驪龍珠為君摘碎，敗麟殘甲，萬勿棄置。」世隆曰：「千里馬骨猶值五百金，況真千里馬者哉！勿慮。」時世隆遇異心忙，彷彿如夢。頃之，乃其真也，又皇皇然，而有所求。瑞蘭將堅晉鄙，但平符既竊，鐵錐又至，一夜花城，兵將折衝，似不能支。時有口占詩詞甚多，聊記一二，以表龍會蘭池之行實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生平不省入花關，條到花關骨盡寒；
焚玉謾誇游楚峽，巫神今夜下巫山。
帕污未破紅梅子，被暖能言白牡丹。
寄語載花船上客，後灘風浪易前難。

瑞蘭詩云：

生平不省出堂階，草昧叨逢蔣秀才。
明月幾曾廂下待，好花卻就路旁開。
山盟應許藏金匱，春興猶疑竊玉釵。
為道葳蕤渾未慣，春風消息謾重來。

世隆詩曰：

冒盡風波上釣台，夜光珠裡蚌初開。
捫心難捨天然色，信口方知不世才。
窗下只驚花下死，枕中宜向月中來。
夜深不是貪重餌，冒盡風波上釣台。

瑞蘭和云：

今宵不負望英台，架上薔薇帶血開。
愧我本無傾國色，喜君真有冠天才。

金沙江裡風初過，雲夢山間雨又來。

一路花籌都算盡，今宵不負望英台。

世隆會真三十韻：

仙子生光國，胡囚出北畿。山村逃獠虜，桑野拜新知。張琪扶崔女，鍾郎負楚姬。心明非是伴，事迫且相隨。鴛鴦羞苟合，鵝蚌苦相持。結草恩何在，看花願已違。更猜韓信走，又慮相公追。函谷關雖固，金牛路上低。窗前伸鬱抑，几上悶躊躇。擬斷華歆席，笑開楊素扉。羅襪含愧卸，銀燭趁慌吹。神女初登峽，天孫懶上機。花心紅杏小，遍體白鵝肥。怕殺江風惡，叮嚀舟楫遲。鶯銜珠串起，風轉鬢雲欹。懶散嬌無力，分明忍皺眉。細餐甘欖味，剝落雞頭皮。鏖戰渾如夢，綢繆肉似泥。疑成連理骨，化作一團坯。忘卻誰為我，何知我有伊。歡娛難口說，妙處自心知。雲雨重重報，陽春點點迷。會真何日了，萬古話佳期。

世隆會瑞蘭後，日夜衽席花酒。瑞蘭每以晉侯六疾戒世隆。世隆曰：「我自樂此，不為疲也。」瑞蘭曰：「世豈有酒色交攻而不敗者乎？嘗有詩云：『鳥低山木，猶巢其顛；魚淺淵泉，又定其窟。』」又曰：「握月擔風，罔思後日；迷花亂酒，取足今時。」又有云：「酒後人為席，不顧千金之體；花中日作宵，恐孤百歲之期。」又曰：「兩斧伐孤樹，君自為之；鉤月帶三星，吾不忍也。」啟詞駢驪，多有不述。世隆雖奇其才而重其心，但惑溺已深，擷取倍於他日。嘗有芳詠甚多，聊記其略，以彰意云。

世隆短篇：

天若不愛色，星宿無牛女。地若不愛色，木無連理枝。天地都愛色，吾人當何如。古稱花似色，將花一論之。惜花鬚起早，誰肯看花遲？折花鬚折蕊，誰肯戀空枝？花色有時盡，人有年老時，及時愛花色，莫待過時悲。

世隆詩詞意雖陋，亦風月家所有。瑞蘭見之，忸怩曰：「如君詩見天下，妾之名節掃地矣。不但妾羞，亦天下婦人羞。」世隆曰：「玉真夜半私語，崔鶯二十年前曉寺，亦誰為之？」瑞蘭曰：「崔鶯二十年前乃自陳之，其羞郎之心猶在。若玉真夜半私語，乃好事者筆力，何以為玉真羞？」乃相攜拜月於東庭。世隆顧謂瑞蘭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。」因會玉亭，遂擬亭曰「拜月」，制《拜月亭賦》及《花房十詠》於此云。

拜月亭賦：

臘月既望，蔣子游於瀟湘之亭，天光如畫，萬籟無聲。博山香熾，銀燭初明，欄杆十二，花稍倒影。百卉春芳，淡風暗隨。方俯仰間，有一異人，降之於庭。裳裳縹緲，殘妝不整，微笑春生，蓮步散行。似非塵寰慣見，不預花木儲精，豔奪瑤池之王母，羞壞座上之飛瓊。心通麻飯，情重蓉城，思而難得，疑而後驚。恍惚少定，乃前拜曰：『昔莊周夢為蝴蝶，初不知孰為莊周，孰為蝴蝶。予今見異人於庭，初不知孰為異人，孰為嫦娥。是知嫦娥者，天之異人也；異人者，地之嫦娥也。莊周以夢子以真，但為雲階下拜，而不俟於西廂待矣。』樂甚，把酒為之一問曰：『予言何如？』異人曰：『然。』乃相與歌曰：『異人非我兮，誰為之夫？我非異人兮，誰為之婦？今宵非月兮，誰為之媒？天為幄兮地為茵，風前一枕，月其主之，何必再問於繩絲之老人？』

春宵十詠：

少年紅粉共風流，錦帳春宵戀不休；
興魄罔知來客館，狂魂疑似入仙舟。
臉紅暗染胭脂汗，面白誤污粉黛油；
一倒一顛眠不得，雞聲唱破五更秋。

其二曰：

對壘牙牀起戰戈，兩身合一暗推磨。
採花戲喋吮花髓，戀蜜狂蜂隱蜜窠。
粉汗身中乾又溫，雲鬢枕上起猶作。
此緣此樂真無比，獨步風流第一科。

其三曰：

梅花帳裡笑相從，興逸難當屢折衝。
百媚生春魂自亂，三峰剪彩骨都融。
情超楚王朝雲夢，樂過飛瓊曉露蹤。
當戀不甘纖刻斷，雞聲漫唱五更鐘。

其四曰：

二八嬌嬈冰月精，道旁不吝好風情。
花心柔軟春含露，柳骨葳蕤夜宿鶯。
枕上雲收雙困倦，夢中蝶鎖幾縱橫。
何緣天借人方便，平露為涼六七更。

其五曰：

如此風流興莫支，好花含笑雨淋漓。
心慌枕上攀西子，體倦牀中洗祿兒。
妙處不容言語狀，嬌時偏向眼眉知。
何須再道中間事，連理枝頭連理枝。

其六曰：

邸深人靜快春宵，心絮紛紛骨盡消。
花吐曾將化蕊破，柳垂復把柳枝搖。
金槍鏖戰三千陣，銀燭光臨七八嬌。
不礙兩身肌骨阻，更祛一捲去雲橋。

其七曰：

仙子嬌嬌骨肉均，芳心共醉碧羅茵。
情真既肇桃源會，妙促西施柳葉顰。
洞裡泉生方寸地，花間蝶戀一團春。
分明汝我難分辨，天賜人間吻合人。
其八曰：

花兵月陣暗交攻，久慣營城一路通。
白雪消時還有白，紅花落盡更無紅。
寸心獨曉泉流下，萬樂誰知火熱中。
信是將軍多便益，起來卻是五更鐘。
其九曰：

兩身香汗暗沾濡，陣陣春風透玉壺。
樂處疏通迎刃劍，撫機流轉走盤珠。
褥中推枕真如醉，酒後添杯爭似無。
一點花心消滅盡，文君謾訝瘦相如。
其十曰：

暗芳驅迫興難禁，洞口陽春淺復深。
綠樹帶風翻翠浪，紅花冒雨透芳心。
幾番枕上聯雙玉，寸刻闌中當萬金。
爾我謾言貪此樂，神仙到此也生淫。

世隆色度太過，汞鉛戕而榮衛枯，病幾不振。瑞蘭驚悸。明有鎮山廟海神甚靈，瑞蘭將命奚童禱。世隆雖病，語瑞蘭曰：「世豈有禱於神而不死者乎？蓋今之神，古之人。神嘗不能自宥其死，況能有其死於人乎？」瑞蘭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世隆曰：「予嘗稽董狐《搜神鬼記》，釋迦乃維摩王子。觀音，妙莊王女。達摩至盧能，托蘆傳鉢六葉，卒於漢溪。佛祖則宜春縣人，曰即肅。老君則楚縣人，曰李耳。張真人道陵，乃漢張良後。許真人遜，晉零陵令。吳真人猛，時真人奇，皆晉時人。天王封於唐太宗征高麗間。福神蔣子死於鍾山下。唐葛週三將軍，周宣王時人。趙玄壇名公明，秦始皇時高士。關公羽封義勇武安王，始於宋道君。茅君匡裕，廬山法祖。鍾馗受享，自玄宗一夢。萬回國公，又張家子。灶神張單，廁神何麗卿，戶神彭質、彭君、彭矯。虐神，顛頊三太子。厲神曰伯張，隋朝乃見。火回祿，水玄冥，備存左氏。卿何苦而惑之？」瑞蘭曰：「禱禳古有之，子產亦公孫泄良止，而鄭人安況病一人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左氏所以為誣也。夫海神廣利廣德，又有曰天妃敕封護國庇民，而強盜海中，專借其力於舟楫風波之中，顧乃受其享獻，樂其金帛，縱盜害民，其可勝記！信神明之最靈者莫如海神，既不能靈於海盜，顧能靈於我耶？卿勿復言。」瑞蘭曰：「痊病有貳道，巫與醫而已，君其欲醫乎？」世隆喜而從之，得折肱家而克濟。但世隆病中每念於花月，蘭以死拒，乃止，嘗稽其醫中詩詠一二，以備玩焉。

藥名詩曰：

血蠟天雄紫石英，前胡巴戟指南星。
相思子也忘知母，虞美人兮幸寄生。
鷺宿全朝當白芷，馬牙何日熟黃精。
蛇牀蟬腿漸陽起，芍藥枝頭萬斛情。

藥方詩曰：

國老不能和百藥，將軍無計掃餘殃。
黃連何為連身苦，龍骨應知骨自香。
吐露清愁情已闕，金花在日興應忙。
蛇牀獨活相思子，此德當歸續命湯。

世隆病漸痊。主人思古邀梨園子弟侑賀於西閣。世隆起見，笑曰：「此頑童也，生所羞比。」思古曰：「何謂頑童？」世隆曰：「具載三風十愆中。」思古意猶未解。世隆具以晉姜男破老，漢弄兒來夢兒，太子承幹事告。思古乃出淨酒奉喜。席罷，瑞蘭曰：「妾聞黃公蠶言，地中病者，非傀儡侑神，則有梨園子弟，舍是則病後有變。」世隆曰：「傀儡制自師涓，以怒紂，陳孺子竊之以助漢，何為禍？何為福？況梨園所演，一皆虛誕。蔡伯喈孝感鶴鳥，指為無親；趙朔亡而謂借代於酒堅，韓厥立趙後而為伏劍於後宰門，晉靈公命癸犬、

張彌以殺趙盾，乃歸之屠氏，膳夫蒸熊掌不熟，斷其手指，以人掌代熊掌。男人莫看《西廂》，女人莫看《東牆》，固以元稹之薄，秀英之陋，然始終苟合，亦非實事，陳湘受月梅寫帕之投，終為夫婦。郭華吞月英繡鞋之污，卒幾於死，或冒為《玉匣》。蕭氏之夫本漢婁敬，詐曰文龍。劉智遠之祖本於沙陀，詐曰漢裔。以蘇秦之游說，雲長之忠義，寇準之於舜英，蒙正之於千金，皆非所演，中體能從其侑賀，只自誣耳，又豈可允從之哉？」瑞蘭曰：「非兄熟於典故，何以到此。」乃相攜出於邸樓門。樓亦佳境，四窗天設圖畫，簾泊燕鶯，日供弦管，人如在華胥中。世隆強瑞蘭立會，蘭曰：「白龍魚渚烏乎可？」世隆曰：「楚王蘭台景也，何妨。」時有口占一律，以示意云。

世隆詩曰：

神仙自古好樓居，樓上風流更有餘。
柳骨經霜爭似舊，花心冒雨謾如初。
洞賓破橘描飛鶴，妃子沉香引醉魚。
昨夜星家應駭月，女牛出局會天墟。

世隆樓會後，又犯陰陽。瑞蘭曰：「大丈夫何不自拔至是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其如花神迫人何？」瑞蘭曰：「妾無賴之過也。」願君

千萬珍重。」時烏鴉日噪，蘭心驚有大故。世隆曰：「王梅溪謂鴉為忠臣，東方朔占鴉吉多凶少。卿非夷隸治，何以識其音，顧亦驚之若是耶？」蘭曰：「不但此也，妾亦多異夢。」世隆曰：「從心莫如夢，卿心予病故耳。」瑞蘭曰：「夢關人者大。鶴九其齡，羊存其身，射月炊白，朱筮先進第十一，皆以夢得之。妾夢異，必有異事，非關君病而已。」方議論間，牀幃忽然自裂，瑞蘭泣下。世隆曰：「變怪亦不足深信，犬作人言，猿代婢爨，鼠談客死，杯酒化血，鼓出於庭，未聞竟為凶也。」瑞蘭曰：「君徒以大口誣人耳。妾自保一死足矣。」潸然而淚。世隆曰：「卿勿憂，我以未病卜之。」時甲寅巳卜，得澤水困卦，甲應已體，犯三刑五位，卯才逢劫，子地合父，入空騰蛇，又臨應動。世隆始懼，曰：「非我絕子，子將絕我矣。」乃作詩禳之。

世隆詩曰：

乾坤丕泰萬濟屯，已過師中尚旅塵。

未濟當時成既濟，同人何日見家人。

騰蛇直應妻逢劫，驛馬臨時父合身。

只喜眼前些少好，陰將陽掩不勝春。

瑞蘭曰：「如君詩，是亦李崔州寇萊州渡海讖矣。」

言未幾，聞庭外聲，瑞蘭出視簾下，則一鸚鵡棲庭檜，隸役紛紛呼引不歸。鸚鵡見瑞蘭，飛入叩頭呼曰：「玉娘子萬福。」一蓋鸚鵡乃尚書向使虜得之，養十餘年，名曰飛郎。有古徐丞相比歸，隸役欲入取，飛郎歸驛報尚書曰：「瑞蘭娘子在那大屋間。」尚書命庶男留兒跟往。一蓋留兒乃尚書侍婢所生，母棄亂中而留其兒，因名曰留兒——一黃公店，見瑞蘭於廊右，相持而泣，從者又達尚書來，父子相見，哀惻過甚。世隆聞之，曰：「怪今至矣，奈何！」尚書詢其因，瑞蘭陳之至「寄身世隆」處，尚書悵然曰：「壞我楊妃蘭矣！」敕令同歸瑞蘭曰：「桃花犬猶不忘主，蛩蛩巨虛，何曾負汝？況瑞蘭以人名，可以鳥喙耶？」尚書曰：「爾忘父母，則梟獍矣，其罪尤大。」瑞蘭曰：「前日瑞蘭，則父母之子，今日瑞蘭，則世隆之妻，本匏蠶女，從夫婦耶，抑從父母耶？」尚書曰：「汝忘大史，而棄後氏耶？」瑞蘭曰：「後氏私法章於家，罪在後氏。瑞蘭以世隆為鍾建，時無昭王，私作樂尹，罪固不專在於瑞蘭。」尚書曰：「父一而已，汝獨不念蔡仲耶。」復又曰：「汝不行，我將以沉香母待汝矣。」蘭泣曰：「傳殷為龍女傳書，洞庭君尤高其義，懇為婚姻，況人扶瑞蘭於難，今又臥病於牀，使瑞蘭遽從父歸，令人飲恨九泉，瑞蘭安忍為之！」尚書亦憐之，乃令引出。

瑞蘭入，謂世隆曰：「妾知有今日事久矣，徒君不人言耳。」時世隆病殘骨立，瑞蘭扶出，祝曰：「舉棋不定，弗勝其偶，君尚捫蝨對桓溫，勿視其巍巍然，否則樂昌鏡破矣。」世隆曰：「我今無能為也。但以卿為泰山耳。」出見尚書，不能自立坐，仆於東坡椅上。尚書怒曰：「豈以碧紗籠中乘龍耶？」瑞蘭曰：「呂蒙正亦以渴睡漢受欺，狀元天下將何如？」尚書曰：「不必言，世豈有此人能乘風破萬里浪乎？」瑞蘭曰：「古稱美人者，漢李夫人，猶曰『吾病久色衰』，今世隆色因病耳。願尚書且效平原君，以毛遂備數。」尚書怒，世隆起而入。

尚書隨拘黃思古家長幼立階下，欲為打鴨驚鴛鴦計。思古舉家驚怖，因勸分異者，瑞蘭久之乃詐入整妝，贈世隆以半衫，曰：「此浣火也，來日以此為約。」盤桓顧盼，不忍倏離。尚書立迫，瑞蘭忿恨氣絕。尚書命留兒扶之，登車而去。其時相別詩調，亦有可憐者，具錄於此。

瑞蘭調《一剪梅》云：

瀟湘店外鬼來呵，愁殺哥哥，悶殺哥哥。伊人自作撲燈蛾，去了哥哥，棄了哥哥。把頭相向淚懸河，怎舍哥哥，漫舍哥哥。此歸花案不差訛，生屬哥哥，死屬哥哥。

世隆調《望江南》云：

堪愁處，風急力難支。司馬只驚消渴死，文君謾唱別離詞。愁淚遍胭脂。——扶頭起，祝付莫相疑。於寧無相會日，張儀還有可言時，欲去仍躊躇。

瑞蘭樂府云：

淚潺潺，愁破肝。別君易兮見君難。見君何處是，除在夢魂間。嗚乎命薄兮瑞蘭！

世隆樂府云：

雲白兮山青，簾響兮人行。雲雨山兮還相見，我與卿兮從此分程。卿卿兮，未知何日見卿卿。

瑞蘭至水站，尚書用蘇合丸療蘇。

世隆病牀間，得思古家老少扶持。又鎮有豪士仇萬頃、楊邦才等數人，重其斯文，常交互相慰。又有陳自文者，素以風情諭世隆，曰：「以子之才，承事趙孟，必得近幸，豈專為彼一人哉？」世隆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，況遇知己之至耶！」自文曰：「婦人太美者必有大惡，賀太后以女人能悟之，況足下豪傑男子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如先生所言，則以世隆為季益矣。其如崔小士何！」自文曰：「君以花為癖矣，希再保重，焉如玉簫不再合耶？」世隆曰：「但看將來有崑崙奴耳。否則玉宮又梵矣。」自文輩歸，世隆為夜坐不寐者，一夜口占詩詞甚多，聊記其可採者，以見新別之愁態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昨夜牀中婦對夫，牀中今夜獨夫孤。

羨魚不解空張網，失兔為因誤寧株。

念我有心逢得意，笑伊無眼識相如。

於今病骨增愁恨，一曲西風子夜啼。

又云：

昨夜牀中萬斛情，牀中今夜萬愁生。

為誰陷入顛狂夜，被鬼迷來惑溺坑。

我亦忍遭胯下辱，伊終難拔眼前釘。

於今獨坐瀟瀟悶，一曲相思夜五更。

尚書至臨安，夫人已先至官邸數月矣。相見問，悲喜交集，一家愛戀，皆輻輳庭間。瑞蘭見夫人一表不自勝。青頰夫人以瑞蘭

事語尚書，呼出見問，一如家人禮。瑞蘭私以世隆事白母，夫人亦乘間語及，尚書曰：「我豈老耄者哉？使有封倫，我亦能揚公壽矣。」夫人曰：「賈香偷韓壽，奈何？」尚書曰：「張賀家五嫁者，猶為宰相妻也，無妨。」夫人曰：「聞世隆有司馬一題地，尚書何吝卓王孫？況瑞蘭嘗曰：『父不姚雄，我當封發矣。』」尚書曰：「決不以隋珠彈雀也。此後勿復陳。」

夫人覘尚書意篤，日又求婚者甚毛，亦令易志。瑞蘭不允，每以稿砧在辭。因思瀟湘舊跡，乃以一亭改匾曰《拜月》，祈以誓心香而存世隆也。嘗有拜月詩詠甚多，聊記一二，以表瑞蘭冰霜之守云。

瑞蘭詩曰：

亭前拜月夜黃昏，暗想當年欲斷魂。
妻敬不來幾十載，尚娘自負萬千春。
伊如有分應逢我，我亦何心再望人。
自古玉英終不嫁，幾曾誤作百年身。

又云：

亭前獨拜淚汪汪，說到心頭隻身傷。
念我一家都美顏，為誰千里獨淒涼。
畫眉風月今何在，結髮江山事已荒。
問道雲間歸北雁，無雙消息寄何鄉？

時當首歲，仇萬頃輩詣世隆，效文琰擊鉢。世隆曰：「諸兄才捷不讓古十石矣，生何敢復夢得自待？」萬頃曰：「生雖千錢售三十文，不待磨墨停筆。但今海內士與元白爭鋒者，唯卿一人而已。何辭為？」世隆曰：「詩因名美，名因詩顯，愧生二者俱未。」萬頃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世隆曰：「晉張率作詩，李納每以為不足，率後詐作沈約制，則納字字稱佳。信詩不因名而顯乎？近有龍太初，詩學高邁，詣王荊公談詩，郭公父猶謂之，及詠『鳥去風平篆，朝來日射星』之句，王、郭始不敢謂秦無人，龍生因以顯名天下。」萬頃曰：「不但張率受侮，文士皆相輕。王荊公詠菊，且有以『不似春花落』鄙之者。蘇東坡久府，亦有以制詞如詩鄙之者。詩果以名顯乎否也？蔡確因甌山詩被貶，孟浩然以『不才明主棄』一句見惡，至於『楓落吳江冷』，又為吳 累。詩其能至患者有之，況於名乎！」世隆曰：「王、蔡公，今人亦能知之，則亦以名顯也。」萬頃曰：「兄此議論，尤出人意表。」因對五辛，醉詠而別。世隆思瑞蘭意篤，制《送愁文》並詩詠，具錄於此。

送愁文云：

八年除夕，蔣氏子館於瀟湘。五辛宴罷，落落皇皇，無以為懷，客語予曰：『良辰不再，子獨快然，無乃為愁鬼所絆乎？』予曰：『愁，信有鬼乎？』客曰：『有之。妖不自作，由人而興。三思重色而花妖至，崇輻喜淫而虎崇生。古人自寡其妖者亦多。』予曰：『如此奇妖，計將安去？』客曰：『禳之而已。昔子產息良消之怪，堯佐祭游弈之神，至誠所鍾，自足以歆之。』予信客言，遂束芻靈，祭諸門外，慙慙至懇，蓋將草雉禽拿，人其人而去之也。禳畢，閉門就席，愁鬼忽又在左右間，令予心碎，令予腸斷，令予淚傾，令予魂消，令予如有求而弗得。予始愕然歎曰：『客其欺我者也！愁鬼可禳，何其我愁之尚在耶？』鬼曰：『君不必咎客也，但當自咎耳。鬼有曰風流，曰愁悶，二者常相表裡，不可遽逐。』予傾聽之，矍矍方驚，鳴竹爆，出桃符，焚紫盆，鬼笑自如；又將起，將趙鍾茶壘而啖之，鬼笑愈加。予始曰：『鬼何笑我為哉？』鬼徐徐而言曰：『風流之鬼，唯恐其不來；愁怨之鬼，人恐其不去。幽於偏見，罔達於相倚之機，此其為我笑也。』予聞言有趣，拱手而問曰：『愚不能進，願安承教。』鬼曰：『居，吾語汝。天下古今，憂喜同根，福兮禍所伏，老子之言，樂極必成哀，陶妻識之。子既戀於風流，則風流之中便有愁。兩鬼相依，步不容離，世豈有風流而不愁者哉！君今特欲去我，而不知風流之鬼所當先。是猶日行怕影，影愈隨。孰若先風而去，以為投陰滅影計耶？否則，雖效韓公之祭五窮，柳子之罵三屍，亦無益於事矣。予捫心而思曰，風浪者，吾終身之裘葛膏粱也，豈能去哉？況我二人不但入子之心，且入子之膏肓也，更迭相尋，何有終期？』言訖，倏然草蒿，如風如雨，鬼則飄然而不可知，特剩其愁以遺予。予不得已，就燈對酒，為消此愁，成千萬分之一二。

柳梢青調云：

楚岐雲收，西廂月暗，竹瀑飛聲，玉友歸程羅衾淚滴，繡枕魂驚花中永中膏肓，起來對坐誰適情？半盞孤燈，幾杯濃酒，一柳梢青。

又詩曰：

玉人別後阻關山，心碎黃昏獨倚欄。
柏柿曾看鞭橘荔，杉羊反悟寶鞍。
油乾盞裡心還在，炭熱爐中骨自寒。
何日神仙偏愛我，紅消春色出熬垣。

又云：

病損公然骨似柴，飛瓊分薄阻雲階。
色攤門外驅猶在，愁鬼心頭去復來。
一盞梅花空見色，兩盤燭淚自成堆。
何時借起神磨勒，深院薔薇趕夜開。

一日，瑞蘭、瑞蓮相攜游亭，瑞蘭心切世隆，神思恍如有失，言語問答，多不自持。瑞蓮疑其私，辭歸，蘭許之。蓮匿於太湖石後，覘其來者何人。久之無蹤。但見瑞蘭長噫灑淚曰：「天曰君而已。」蓮往訊其實，蘭怒曰：「我身即汝，敢相誣耶？」瑞蓮以歡言謝，乃辭歸，匿於前所。瑞蘭意瑞蓮之果於歸。蘭焚香祝天「保佑蔣生出」。未幾，刺背曰：「蓮得聞矣。同室兄弟，何相瞞之甚耶？言通無患。」瑞蘭泣而不言。良久，誦一詞以答。聊記於此。

詞曰：

妹氏何如致我，我有許多不可。憶昔舊情人，淚沾巾。望斷瀟湘，那裡病損相如痊未？要說許蘭珊口難開。瑞蘭語及蔣生世隆，中都路人，瑞蓮亦泣下。瑞蘭疑其前人，駭愕者久之。核實，乃兄妹。因這病別時事，相對涕泣。序頃，尚

書召瑞蘭曰：「來使雲瀟湘人亡矣。子當從婚。」蓋尚書立計，問其易志也。瑞蘭號泣仆地。瑞蓮聞之亦然。尚書夫人方知其為瑞蓮兄。數日間，瑞蘭穿素，朝夕私奠，遣僕僮永安持牲文祭於黃公家。至，則世隆在坐，與友人陳自文聯笑。永安具以情告。世隆執文讀之，笑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真情。世隆死者復生，娘子生不愧死矣。美節成雙，不可及也。」瑞蘭方知尚書作良平計也。但其祭文真心義氣，秋霜烈日，世隆友人多瞻視之。

祭文云：

維某年某月某日，棄人瑞蘭黃氏，謹以牲醴，哀奠於義夫蔣生世隆之靈曰：「嗚呼傷哉！妾別君時，自以死生君矣。所以不死者，亦為君一塊肉在耳，詎意君先棄妾耶！妾遭草昧，荷君更生，心固不讓於鍾建之負季半，力尤不忝於元稹之負崔鶯。殆將一生永賴，百歲偕歡，孟光之案可以舉，桓公之車可以挽，袁蘆之妝台可以下。昊天不弔，豎鳥為妖，日月居諸，彩鸞分道，固吾父之見疏賈老，亦吾君之分薄韓郎。但血誓之未堅，而心香之猶在。玉簫再合，特托諸天；金鏡重完，委之乎命。白璧不須於來客，紅繩終結於老人。詎又變生分外，報入幃中，歡聲未續而哀聲之輒舉，暫別已難而永別之何當。意者將主長白而起有妝歟？將室瑤芳而堂番雨歟？抑將襄淵商而修文泉府歟？胡為還造化之速，一至於此耶？嗚呼天兮！云胡不靈！妾生有此，不如無生。傷君者妾，傷妾者誰？傷妾所以傷君，傷君亦以傷妾。一則傷君之春秋方盛，一則傷妾之身事何依；一則傷君之文翰未酬，一則傷妾之良偶空期；一則傷君之旅魂飄飄，一則傷妾之軀命亦無幾。更有可傷者，尤在於我君蓋棺之時，口難禁而目不瞑，身雖寒而心尚在，魄雖散而冤魂猶未消。況唳鶴啼猿，付諸行客；村醪野飯，孰為主人？僕雁凶魚，偶托奚童而到我焉耳。東方杳矣，夢草何求？麻姑逝矣，魂香何收？趙十四君已矣，血淚傳衣之悃，何以綢繆？愁城堅鎖，悶海難消；束芻人遺，揚粉天遙。君其有知乎？則妾身猶有所伸；君其無知乎？則安心止於自憐。但英雄精氣通於山嶽，豪烈神光貫乎雲霄。觀之鄭良止之作厲，楊子文之作福，桑維翰之作仇，可覘君其必有知也已。君兮有知，則斷臂之貞心，割鼻之義膽，墜樓赴水之方骸烈骨，妾敢自恃，而君亦可自慰於九泉之下矣。灑淚拜辭，濡雞示曲。倘洋洋如在於艾蒿之餘，勿吝生前之我愛者於我乎一歎。嗚呼！天兮人也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時宋設文武科，羅網異才，興福詣瀟湘，邀世隆俱往臨安。世隆途想瑞蘭，弗勝愁悶。興福覘其意，多方安慰，嘗曰：「弟至京師，願為押衙。」世隆曰：「非章台其人也。」興福曰：「彼自延賞耳，兄何不韋臯自待？」世隆亦稍弭，住寓臨安東南街。

值花朝，士多花會，世隆乃寫一軸蘭，上有青龍棲而不得之狀，標額曰「龍會蘭池圖」，仍題一小引云：「龍襟四海衽五湖，車駕八方雲南顧，乃欲棲蘭焉，何哉？或以蘭有似於神潭五花歟？亦有似於天台紅葉歟？胡為欲棲之如是耶？予嘗觀之《易》矣，乾係龍，同人釋以蘭。夫同人乾居上，離居下，獨以蘭顯而不及於龍焉，蓋亦離為之累耳。然龍者天下之靈物也，其世隱；蘭者天下之瑞物也，其世顯。惟其隱，故隱，故能人於蘭之瑞；惟其顯，故能藏於龍之神。龍會蘭池，信取諸此而已。嗚呼蘭兮，龍病久矣，時無孫真人，誰與謀！」圖成，令人繫諸尚書家人永安，倩人置諸蘭軒右。偶值瑞蘭散游一玩，讀至小引「人蘭之瑞」「藏龍之神」，乃知世隆手段，及至「蘭兮龍病」處，噫嗟良久，曰：「龍兮來矣。」乃延乳母張氏入，示以情素，給金數顆，贖浣火衣，仍附書一章。

瑞蘭書曰：

奉觀圖引，玉琢金雕，有天然之巧；神態仙模，無塵俗之累，非天下大英雄不能及此。寅惟瀟湘別後，暮鼓夜鐘，暗增懷抱；霜天曉月，徒起相思。一日三秋，廢詩於座右；千回萬轉，駭元集乎龜問。加以加多孫秀，每慕綠珠之美；人似敏中，尤圖柴氏之婚。月道東西，孟氏嗟陳郎而未還；花牆內處，秀英慨文舉以何歸。愁妖悶鬼，後先牽絆；別經離凶，日夜夾攻。心思紛紛，未知死所也。但封發之心，一生莫改；露筋之節，至死猶堅。齊瑟雖工，謾變好竿之想；曾珠最曲，惟儲巧線之來。既而蜀關天險，假金牛以通路；烏國海遙，從社燕以歸軒。事關美吻，可卜玉簫之再合；意氣投歡，停看鸞鳳之雙飛。伏願移花月案於度外，濟風雲事於眼前。鯤離海嶠，遠接呂鑊之風；鵬入天池，近載仁祖之恩。則古之盧詣，安得專美；今之薛氏，亦敢有芳矣。匆匆寄意，賜宥為情；東風多厲，千萬自珍。勿以妾為深念，不勝仰至。

張氏至世隆客寓，先以求浣火衣為詞，世隆曰：「鄭服不衷，為身之災。寒儒懸鶉者也，焉有此？」張氏以「出自小姐」為言，世隆詐曰：「秦白狐裘，狗盜矣。」張氏曰：「君勿猶豫，妾乃是小姐命使也。」乃示以金。世隆曰：「中流失楫，一瓠千金，娘子去矣，賴此為鏡中人，何金贖為？」張氏曰：「媼乃娘子之私人，娘子乃君之私人，人不同而私同。君若懷異，則水母無蝦，終身不獲詞以私矣。」世隆理其詞，出衣授之。張氏乃以書獻。世隆玩之，喜躍欲狂，乃制書一章並詩二律，付之以歸。

世隆書曰：

寅惟娘子瓊枝瑤葉，名重於九棘三槐；國色天姿，驕出乎十洲三島。假使狼煙不起，南北慶豐亨之盛；鳥道無虞，官氏安豫大之休；則娘子虎豹開岩，鬼神莫得瞰其狀；鱗鴻路絕，奸雄安得進其私？昊天不弔，邊防為之失守；日月居諸，士女以之道生。醜人世隆，塵緣有在，千里相逢於道左；國步多艱，一旬方穩於杭中。杯酒論私，幾至楚弓之失；春詞告絕，方成趙璧之歸。鳳舞鸞顛，恍若從天而下；花盟月誓，端然非人所能。詎意金橘多酸，夙起曹郎之恨；野禽唱禍，迭來韓虎之凶。無可奈何，花已落去，曾似相識，燕不來歸。一日三秋，益重相如之病；寸心萬里，徒增荀燦之愁。與其失諸於今，孰若無得於前；與其易於別，孰若難於遇！世隆念此，淹然無復人間意。但飄瓠約在，終結神州之會；蠶女心存，竟完桑府之恩。柳毅義人，龍女之婚不改；鍾郎負我，羊娘之存猶在。倘樂昌之鏡終破，而元稹之詩亦空題矣，則亦命也，數也，卿之薄也。天兮人兮，龍其奈何！茲者驛使既通，而赤繩之結可偶，涸魚在轍，而江水之恩何遲。伏願藍橋夜月，適載裴航之遇；巫峽明雲，速承神女之歡。桃源麻飯，華岳玉釵，瑤台之曉露，早與神仙共脫塵累。無任覓看聿仰之至。

詩曰：

瀟湘店裡鳳雙飛，天造妖風翼已垂。
一片芳心千片碎，十分花債九分移。
夢中豈悟身為客，醉後還將月想伊。
星友今朝通露閣，玉人謾唱誤佳期。

又詩：

一道盤桓戀子都，誰知病裡散葫蘆；
卿家富貴今如舊，我處風流絕已無。

蔡仲何曾狀女婿，雍姬自誤好兒夫；

今朝欲整瀟湘案，案上爭能認故吾？

張氏攜衣書而來，瑞蘭喜曰：「合浦珠至矣。」及啟書視，笑語張氏曰：「顧其人，非微之矣。但西廂之月，未可待於今日。」張氏曰：「男子用情，惟欲敢足於一己之私，奚暇他顧？」瑞蘭曰：「蔣君曾不念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。彼一時前無牛裂，後無輿曳，聽其自便。今日相公法峻，閹宇蜀難，不惟彼無所入，我亦將無所出，雖鬼兵萬千，何所施其術耶？」張氏曰：「將何詞以釋之？」瑞蘭曰：「汝以慕客寓，列人李吉者告之云：今日豈為飲食來耶？況京畿夜禁，誰敢來往？勿故為撲燈蛾，幸甚！」乃回詩二律，雲次韻。

瑞蘭次韻云：

憶別瀟湘馬似飛，傷心千里淚長垂。

情深東海終難盡，判定南山永不移。

司馬此生專為我，文君雖死也從伊。

不須再導風花案，一線紅絲百歲期。

又云：

犬戎當日鬧燕都，萬里江山破荻蘆。

花月竊盟天下有，風流獨步世間無。

張生只恐忘崔氏，秦後何甘離醜夫。

要把瀟湘前案整，夜深怕殺執金吾。

世隆時將文戰，見瑞蘭詩來，亦允其說。揭曉，世隆文魁天下，堂吏報尚書，時適瑞蘭偕夫人在坐，瑞蘭喜躍，白夫人曰：「正瀟湘其人：「夫人喜謂尚書曰：「公何不識盧肇耶？」尚書笑曰：「塵埃中若識天宰相，則人皆物色之矣。」夫人因祝尚書擬婚，尚書許之。瑞蘭隨具柬，並詩來賀焉。

詩曰：

渤海從來不可量，英雄事業破天荒。

當年曾受風塵苦，今日方依日月光。

五色雲中驚太史，六龍駕上聳天王。

從茲慰卻鼇頭夢，鸞鳳妝台可奪芳。

世隆受冰贈鞭，仍見瑞蘭賀柬，笑曰：「今日親，則前日親，謹領。」乃行大禮。其婚書則同年友、榜眼仇萬頃所制。萬頃細知二人情曲，蓋將針尚書而劑天下後世之渺寒士者，其書假世隆叔祖一春主婚，畫六十四卦組織云：

蓋聞《易》係家人，重兩姓合歡之好；《詩》稱桃實，垂百年偕老之期。以至《書》傳媯造，《禮》存坊記，《春秋》逆女之筆，無非為婚媾者立指南。但謀肇於人，緣定於天，睹諸朱氏之筮篋，韋郎之翠鈿，李姓之履信坊，富家貴家不能奪貧，子弟之三十九色者可知。寅惟尊府，槐棘嗑芳，江南草木知名；華夷布節，海外鷹熊仰視。正區區小頑，肥遁邊方，自履之地，並邊內郡，幸蒙豫大之天，謙居恐墜，蟲壤益深。矧小姪世隆，鉛槧自頤，慨時升而未允；草茅方困，念睹光以何能。第以乾坤否剝，師旅震臨，艮山兌澤，偶奏合和之曲；離火坎泉，妙傳既濟之歡。加以令小姐巽德攸恒，真南國之蘋蘩，豐才素畜，冠謝家之柳絮。自謂同人永相伉儷，詎期大有輒出妄災。過飛鳥而睽孤之豕以見，失包魚而歸妹之羊攸存。第托大緣俱損，而雷渙之劍徒解；國是鼎元，而楚和之璧隨來。簪纓宦族，既稱乎萃之異；襁褓野人，亦羨復需之奇。人情如此，信猶賢於夢卜也。茲申齋帛，特表訟德之舊，載薦損期，停看革文之新。伏願桃夭詠唱，而宜家宜室之作范；橘子協聞，而衍子衍孫之呈祥。至九十其儀，百兩其御，俗之富，何足贅。辰下換風串柳，晉日篩梅，萬希台重，上薦天申，不悉。

尚書受禮，一覽婚書，懷諸袖中，恚曰：「呼牛呼馬，亦應之矣。」後知萬頃所制，心甚銜之。時擇四月望日夜行贅禮，燈月交輝，清天一色，金紫送迎，沉檀薰馥。世隆環珥鳴，冠簪煌映，人望之如神仙然。平生索婚不獲者，今乃知其天才國色，成定難移，古往今來，佳期罕偶，甘心貼服，莫敢云何也。

世隆入，瑞蘭泣曰：「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。」頃之，侍婢數十，珠翠鮮明，進席奉醪，添香樹燈。瑞蘭官樣整汝，仙姿增豔，宛然神仙之下降也，世隆合盞，幾不能自持。瑞蘭悟，命侍婢散。世隆曰：「卿真豪傑也。」瑞蘭曰：「妾不豪傑，兄將亡賴矣。」乃就幃敘舊，情愜甚周。時有聯名，聊記於此。

聯云：

新人本是舊情人（世），丹桂嫦娥喜絕倫（瑞）。

淮下誰能知韓信（世），洛陽今已識蘇秦（瑞）。

英雄手段真無賽（世），仙子光容自有真（瑞）。

笑我初婚身是假（世），憐伊與逸骨將魂（瑞）。

寸心千里塵都掃（世），半刻千金案又存（瑞）。

愛虎與茲登虎穴（世），得魚從肯下魚綸（瑞）。

萬般富貴天然處（世），一種風流分外恩（瑞）。

深院花心人帶雨（世），洞房物色盡逢春（瑞）。

破蓮分肉根猶在（世），食蔗到頭味更真（瑞）。

酒後添杯休強醉（世），茅前效尤易成（瑞）。

晉兵鏖戰雄難敵（世），問客縱橫計莫陳（瑞）。

無可奈何田早久（世），還曾相識燕樓頻（瑞）。

芙蓉帳裡疑為夢（世），翡翠衾中妙入神（瑞）。

大盜曾聞驚惠子（世），雞鳴方喜脫田君（瑞）。

不須人作同心結（世），仍是天生連理身（瑞）。

從此風流終百歲（世），相憐相愛更相親（瑞）。

夜燈，瑞蘭曰：「兄今見妾，樂乎？」世隆曰：「何待言！」瑞蘭曰：「尤有甚於見妾者。」世隆曰：「樂盡於此矣，無他也。」瑞蘭曰：「瑞蓮在妾家。」且告以其詳。世隆喜躍不勝，欲召見，瑞蘭沮之曰：「蜘蛛作道，不可以風。兄忘其傷於虎乎？」次曉，瑞蘭邀瑞蓮入見，兄妹相逢，宛若夢中，信是天啟其衷，而為不世之奇逢也。有頃，出拜尚書夫人於堂上。一家慶會傳都城，翰墨士大夫詩賀甚多，不在行錄。其妹瑞蓮，後乃命配友人同年探花賈士恩。

世隆嘗有《風花》一作，聊記於此：

蔣生世隆謂玉人瑞蘭曰：「予今二人魚水相歡矣，同事風花，則有文房四子，曰筆、曰墨、曰紙、曰硯而已。不假以恩，寧無沙中偶語乎？」瑞蘭曰：「俞。」及拜筆曰拜花郎，墨曰磨花伯，硯曰合花子，紙曰通花太使。四子拜封，將之任，筆不悅，曰：「予制自皇帝，管於蒙恬，爵於韓文公，今乃拜郎，次於三子之下，寧不為文房之王乎？」詰諸墨曰：「子何功？居吾上？」墨曰：「韓文公，唐臣也。玄宗，唐君也。子雖重於韓，其視我化道士、步天宮而重於唐君者孰高？」筆不敢與爭。又潔諸硯曰：「汝端溪居士以壽靜稱，乃亦侈然居吾上乎？」硯笑曰：「予即墨侯耳。管城子，列爵唯五也。侯與子，孰先？」筆由是語塞。乃詰諸紙曰：「子何人也，亦欲右吾乎？」紙曰：「予生於蔡，制於薛，莊重於五鳳樓韓家，任乎治，則泣山東之父老；任乎檄，則起枋頭之奸雄。爾固不敢與墨爭，而敢當我乎？」筆笑曰：「子亦欲方諸墨硯耶？子非我，則空函所以羞殷浩；我誤子，則露布所以羞蘇緘。子當下我必矣。」紙大笑曰：「子非我則鐵書銀鈎何所施？描花模月將付諸誰？」爭辯不已。硯釋之曰：「要皆風花中人也，何苦爭高？所可慨者，洞房六子耳。曰牀、曰帳、曰褥、曰衾、曰氈、曰枕，空預風花之列，而不受風花之蔭，行將為介子推矣！」筆、紙曰：「信其傷哉！」乃相率而白諸蔣生案下。蔣生曰：「非諸子為言，予亦長頸鳥喙矣。」乃拜戛玉牀曰迎花力士，拜翡翠衾曰護花元帥，拜遊仙枕曰轉花將軍，拜芙蓉褥曰和花虞侯，拜五花氈曰帖花招討，拜獅子帳曰統花都尉。六子受封，乃與四子分班受命。頃之，護花元帥曰：「諸將受封矣，誰其主之？」統花都尉曰：「諸將無主，願蔣生為主。」洞房諸子一曰：「吁，蔣生其封花主也。」文房四子曰：「何偏也？蔣生主風，娘子主花可也。」洞房六子曰：「主花者無風，主風者無花，如此兩子亦無樂乎其為主矣。」四子曰：「兩子無以為樂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天下之樂，孰加於是？今日都共成兩主之歡，復何言！」

一日，瑞蘭攜世隆游後園，見亭匾曰「拜月」，沉思久之，笑曰：「子其念瀟湘舊跡乎？」瑞蘭曰：「然。」世隆曰：「生觀今日，則娘子之終身可知矣。」遂制《拜月亭記》以表瀟湘之遺蹟。其記云：

古人名亭，所以示不忘也。歐陽不忘山水，名以豐樂；希文不忘清素，名以濯纓焉，忠肅不忘榮歸，名以衣錦；瀟湘主人以瀟湘之亭名於臨安官舍，其亦有所不忘者矣，亭有月，月有人，設榻一張，焚香一炷，拜於玲瓏之間，其不忘者，情耳，情之所在，時則隨之。時乎束芻人遺，鴻鯉天遙，參商地阻；其拜也，滿地蟲聲，過牆花影，心傷千里，淚灑盈襟，人愁也，月愁也，亭固愁亭也，愁其不忘也已，時乎繩囊永固，鸞鳳交飛，汝台並游；其拜也，蘭麝薰芳，絲羅映色，一唱一隨，一歌一舞。人樂也，月樂也，亭固樂亭也，樂其不忘也已。憂樂不同，而同於不忘，情至是，其亦鍾矣。予嘗以是問諸亭，亭則無知；問諸月，月則無言；問諸心，心則無征，進而問之友人，友人付之一笑耳。三致問，始言曰：「月與天地久者也，爾我之情，其月之於天地乎？寧容忘？」予曰：「情不忘矣。」記之。

附風、花、雪、月四詞於左：

風裊裊，風裊裊。冬嶺泣孤松，春郊搖弱草。收雲月色明，卷霧天光早。清秋暗送桂香來。拯夏頻將炎氣掃。風裊裊，野花亂落令人老。

花豔豔，花豔豔。妖嬈巧似汝，鎖碎渾如剪。露凝色更鮮，風送香常遠。一枝獨茂逞冰肌，萬朵爭妍含醉臉。花豔豔，上林富貴真堪羨。

雪飄飄，雪飄飄。翠主封梅萼，青鹽壓竹梢。灑空飛絮浪，積檻聳銀橋。千山渾駭鋪鉛粉，萬木依稀掛素袍。雪飄飄，長途游子恨迢迢。

月娟娟，月娟娟。乍缺鉤橫野，方圓鏡掛天。斜移花影亂，低映水紋連。詩人舉盞搜佳句，美女推窗遲夜眠。月娟娟，清光千古照無邊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